

梁绍辉 著  
湖南出版社

# 权力的 游戏

## 斗争



# 塔尖里的斗争

梁绍辉 著  
湖南出版社



C

360143

## 目 录

|    |           |       |
|----|-----------|-------|
| 一  | 五公子争立     | (1)   |
| 二  | 三桓弱鲁      | (17)  |
| 三  | 骊姬乱晋      | (31)  |
| 四  | 平王得国      | (45)  |
| 五  | 咸阳喋血      | (56)  |
| 六  | 磨房里的哭声    | (70)  |
| 七  | 心术与权术     | (86)  |
| 八  | 温文尔雅的背后   | (104) |
| 九  | 金墉城的囚犯    | (116) |
| 十  | 方山顶上的孤坟   | (135) |
| 十一 | 父子兄弟叔侄之间  | (151) |
| 十二 | 被假象掩盖着的真象 | (179) |
| 十三 | 血染玄武门     | (196) |
| 十四 | 女主争权(上)   | (217) |
| 十五 | 女主争权(下)   | (237) |
| 十六 | 朱大的预言     | (254) |
| 十七 | 三王之败      | (266) |
| 十八 | 皇帝与皇叔之争   | (287) |
| 十九 | 深宫里的秘密交易  | (302) |
| 二十 | 诏毁人亡      | (312) |
|    | 后记        | (327) |

## 一 五公子争立

二千六百三十年前的某个深秋天气，齐国都城临淄的王宫里，一张宽敞无比的卧榻上孤零零地躺着一位年过古稀的干瘦老人。老人费力地抬起他那已经深深陷入眼眶的双眼，不时地向紧闭着的房门张望。他是多么地希望有人推门进来啊，递给他半个馍馍，或者半碗稀饭，或者一匙汤水，因为他已经一连几天没吃没喝了。然而他失望了，门还像往常一样紧闭着，除了庭院中的古松翠柏因秋风的骚扰间或沙沙作响外，四周都是可怕寂静，仿佛这世上从来就只有这个孤零零的老者，而没有任何其他活的存在物。

“人都到哪里去了呢？”老者反复地这样思忖着，追忆着。“对了，是我自己要他们退下了。但退下就不兴再回来么？这些该死的笨蛋！”

老者虽然孱弱，无法从床上支撑起自己久病的身子，但头脑却仍然十分清醒。他记得那天自己突然害病，一觉醒来，屋子里被围挤得水泄不通。紧靠床沿立着的，照例是他最为宠幸的大卫姑娘、小卫姑娘、郑姑娘、葛姑娘、密姑娘、宋姑娘，然后是一批宦者，再后是他最亲近的大臣。别看老者现在这般模样，几天之前，也就在这次害病之前，却是一位叱咤风云、主宰天下的人物，他就是在位四十三年，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在中国历史上首开霸业的齐桓公，姓姜名小白，周王朝开国元勋姜太公的十一

世嗣孙。

齐桓公一生有两大嗜好，一是好谀，二是好色。好谀是喜欢阿谀奉承，好色自然是爱好女色了。但他又有一个绝大的优点，就是无比地信任他的国相管仲，尊管仲为仲父。凡是管仲坚持的，他绝不反对；凡是管仲反对的，他绝不坚持。因为好谀能败坏国家政治，管仲在世时对此防范甚严，一些惯于阿谀奉承的人很难接近；即使能够接近，在桓公面前很难进言；即使能够进言，因为国家政事有管仲把关，很难发生作用。桓公四十一年（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弥留之际，齐桓公握住管仲的手，十分诚恳地说：“仲父病成这个样子，万一有个不测，我该用谁为相呢？”管仲回答说：“用谁并不要紧，但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开方四人绝不能用，非但不能用，而且不能接近，让他们走得远远的，走得愈快愈好，去得愈远愈好！”

“易牙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杀了自己的儿子给我吃，这样的人也不能相信吗？”桓公不解地问。

“问题就在这里。谁不爱自己的儿子？儿子尚且可以杀了用来煮给别人吃，还有什么人不可以杀、不可以煮呢？”管仲反驳说。

“那竖刁可是一片忠心啊，为了早晚服侍我，竟自己净了身子，这样的人也不可靠吗？”桓公提出了对竖刁的不同看法。

“是呀。谁不爱自己的身子？连自己的身子都不爱，能爱别人吗？”管仲回答说。

“那常之巫的情况可不一样，他是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的，能知死生，包治百病，我需要他呀！”桓公对要赶走常之巫觉得惋惜。

“那都是骗人的，人的生死全凭自然，既死无法生，既生就不

可能死。至于疾病，应以养生为主，预防为主，把自己的生死病痛交给某一个人来主宰，是要上当的哇！”

“卫公子开方总还可以吧！他在我身边已经十五年了，连他父亲死都未回去奔丧，可是全心全意地对待寡人哟。”

“卫公子也不是不爱他的父亲，只是觉得在您身边比在他父亲身边能得到更多的好处。一旦有了好处更多的地方，他还能不去吗？”

管仲回答了桓公的最后一个问题，两眼紧闭，显然已经支持不住了。桓公伤心地告别了管仲，回到宫中，立即驱遣了竖刁等四人，并宣布永不和他们接近。

桓公如果能坚持听管仲的话也就好了。无奈他在最后的岁月里经不起老年的寂寞，又将四人一个个召了回来，于是问题发生了。当然，光是易牙、竖刁等人也不足以置桓公于死地，无奈他又有众多的夫人和公子。

桓公有三位正式夫人，曰王夫人、徐夫人、蔡夫人。此外还有若干如夫人，比较重要的有上面提到的大、小卫姑娘等六位。“如夫人”是比作夫人，也就是不是夫人的夫人。因为齐桓公带了头，从此大户人家的小老婆就有了“如夫人”的雅号。平心而论，古时作为国君，几十上百个如夫人本谈不上好色。说齐桓公好色，不是说他所爱之多，而是说他因色误事。说来也巧，他的三位夫人概未生育，而六位如夫人却各有一位最令齐桓公倾心的公子。如花似玉的少妇，怀中又各抱着一个心肝宝贝，在同一个档次上平等竞争，其架势之凶猛，场面之激烈，也就不难想象了。

当齐桓公得子心切之际，大卫姑娘先声夺人，第一个生了儿子，桓公取名无亏，意思是三位夫人虽然未生，而如夫人毕竟生了，于己无亏。但无亏降生虽使桓公无亏，而桓公却没有给他应

有的地位，致使无亏觉得有亏。桓公的厄运也就从这里萌芽了。无亏是长子，按立长立嫡的原则，应该立为太子，然而桓公没有立。紧接着小卫姑娘生姜元、郑姑娘生姜昭、葛姑娘生姜潘、密姑娘生商人、宋姑娘生姜雍。除了宋姑娘为人比较老实外，其他五位都拼死拼活争着要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齐桓公很沉着，似乎很有把握，无论她们怎么争，他总是压着不办。而越是压着不办，越是斗争激烈。

不知是郑姑娘的姿色过人，还是因为她娘家的势力，齐桓公竟在一夜之间突然决定立郑姑娘的儿子姜昭为太子。不仅在朝中宣布，而且利用一次盟会的机会，和管仲一起，把立姜昭为太子的事委托给当时已有称霸苗头的宋襄公。后来因经不起大卫姑娘的死缠活扰，加之竖刁等人从中活动，又同意立大儿子无亏，但又不明确宣布。随着时间的推移，五位公子日渐成长，加之母亲们的作用，于是形成了五股不相统属的政治力量。管仲在世，因为有管仲的崇高威望，各派势力不敢公开活动。管仲去世，随后竖刁、易牙四人回京，里外结合，争夺太子的斗争日益紧张。而正在这个关键时候，齐桓公又偏偏病了，于是齐国的政治也就出现了无法收拾的局面。

上面提到的种种情况，有些是桓公清楚的，但有些并不清楚，尤其是事态如何突然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一点也不清楚。至于几位如夫人为儿子争立，他倒已司空见惯，大凡有机会就争，见面就吵，不答应就闹。然而妇道人家毕竟好对付，火来了训斥一通，统统赶出门去，于是屋子里又重归安静。前几天又是旧事重演，五位如夫人在他病房里闹得天翻地覆，都要求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他也故技重施，统统赶了出去。为了更清静些，索性把所有的人都赶了出去。这位执政四十余年的国君，成天被

繁杂的政务包围，难得有这样安静的生活。当屋子里最后一人走了之后，他格外地感到宁静和舒坦，仿佛登上了一个除自己之外什么也没有的孤岛，又仿佛进入了一座从来不曾有人来过的仙山，他在得意、舒适和安静中睡着了。

桓公一觉醒来，身边还是空无一人，连平时形影不离的竖刁也不见踪影。开始桓公还在自我陶醉，觉得还是自己最有权威，自己不开口，谁也不敢进来。他希望能多有一会儿清静，所以尽可能地不发出任何声响，以免人们一听到响动又蜂涌而入。于是他昏昏地睡着了。

桓公再一觉醒来，屋子里仍然空无一人。这回他需要有人帮助了，他需要洗刷，需要着衣，需要去厕中方便，同时第一次感到腹中有了某种需要，而这些往常都是有专人事先准备的。

桓公轻轻地咳嗽了一声，示意外面的人可以进来。如在往日，他只要这么轻轻一咳，就有人应声而入。今天却很反常，外面一点反应也没有。他又粗声地咳嗽一声，仍然没有反应。桓公有些急了，干脆发出了指令：“来人啦！”还是没有反应。桓公火了，大声地喊道：“来人啦！快来人啦！”还是没有反应。桓公掀开被子，准备一跃而起，亲自到门外去看个究竟，然而他的身子仿佛被什么东西缚住了，怎么也爬不起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处在病中，已经是无力起床的了。

从这时开始，他就这样眼巴巴地瞅着房门，希望有人推门进来，送来他需要的一切。开始他还希望很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盼望来人心情的愈加迫切，希望得到的也就愈来愈少了，最后竟降低到了半个馍馍，半碗稀饭，一匙汤水，然而终不可得。

公元前643年十月八日，桓公自己也弄不清这是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的第几天了，但见房门轻轻地开成了一条长缝，一位经

常服侍他的年轻侍女从门外探进头来，窥探的目光正好和桓公恳切祈求的眼神相遇，于是推门进来，蹑手蹑脚地走到桓公的榻前，看到自己熟悉的主人成了这般模样，一种同情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两眶热泪滚滚而下。桓公感激地点了点头，然后有气无力地说：“给我点吃的吧，我实在饿呀！”侍女摇摇头。“那就给我点水喝吧，我实在渴呀！”侍女还是摇头，不过两行眼泪已经变成了两股泉水，顺着她的香腮向下流淌了。半晌，才呜呜咽咽地回答说：“我实在没法子弄到呀！”桓公问：“那是为什么？”侍女这才告诉桓公：几天前易牙、竖刁等人就把通向寝宫的道路筑墙堵塞，大门钉死，不准任何人出入，说是桓公自己的命令，他要静养。紧接着常之巫又宣布：桓公将于某日某时某刻逝世，不许大家惊动。现在宣布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侍女感激桓公平时对自己的关心，特冒生命危险翻墙进宫，她要来看个究竟。桓公听了，长叹了一口气，不禁老泪横流，无限感慨地说：“我死倒不要紧，就是怕万一死后有知，无脸再见仲父呀！”说罢两腿微微一伸，便与世长辞了。好心的侍女拉过桓公的被子，蒙住了他的头，并将床上略加整理，然后悄然离去。

其实桓公不是死于病，而是死于权力斗争，而对于这样的斗争他不仅毫不陌生，而且相当老到。他曾经起死回生，化险为夷，因而得以逞雄一世，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用别人生命换来的权力，最终还得让自己付出生命作为代价。

齐桓公参与权力斗争的光辉历史得从四十三年前说起。公元前686年的冬天，作恶多端的齐襄公被他的堂弟无知所杀，无知自立为齐君。襄公的两个弟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双双出逃，大弟弟公子纠在管仲、召忽的陪同下逃往鲁国，小弟弟公子小白在鲍叔的陪同下逃往莒国。

公元前 685 年春天，齐国大夫高傒联合雍林地方的百姓，趁无知来雍林游玩，杀了无知。于是齐国大臣开会讨论立君的事，有人主张立公子纠，因为公子纠居长。也有人主张立公子小白，因为小白的母亲卫姑娘最得厘公生前喜欢。其实这些理由都是很勉强的，也是无关紧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公子纠和公子小白在国内都有自己的势力，两股势力旗鼓相当，所以相持不下。高傒是属小白派的，他暗地里派人去莒国，通知小白火速赶回临淄。与此同时，公子纠在鲁国也获得了情报。因为鲁国是公子纠母亲的娘家，自然要全力支持，当即组织了两支快速部队，一支由管仲率领，赶赴莒国（今山东莒县）通往齐国首都临淄的路上埋伏，劫杀公子小白。一支由召忽率领，护送公子纠回齐。

管仲是个办事十分负责的人，他知道这次行动的意义：只有按计划把公子小白劫杀，公子纠继位才有把握。他率领鲁庄公交给他的兵马，用最快的速度连夜向预定地点驰去。但当他们赶到时，公子小白一行已经过去了。管仲急了，下令全速追赶，同时将自己坐骑连着几鞭，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

公子小白一心要抢在哥哥之前回国，因此轻装简从。再说他和莒君的关系比不上哥哥和鲁君的关系，也无人派兵护送。一路上他也担心鲁国派兵劫杀，但当他安全地经过了最宜设伏的危险地段以后，心也就自然踏实了。他断定公子纠一定在他之后，于是就琢磨着如何处置与他争位而又迟到了的哥哥。小白想得出神，无意中回头一看，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只见后面黄尘滚滚，遮天蔽日。他知道是鲁国的追兵到了。抵抗是完全没有用的，他命令停止前进，干脆下车，想凭着鲍叔与管仲生死之交的关系，侥幸地捡得一命。

管仲的队伍越来越近了，起先看到小白的车马已经停止前

进，继后看到车里的人都在下车，最后看清了公子小白和他的老朋友站在一起，正在等待他的到来。管仲决定提前下手，以免碍着老朋友的面皮不好说话。于是弯弓搭箭，对准小白胸口，狠狠一箭射出。小白应声倒地。管仲放马奔了过来，围着小白尸体转了两圈，确信已被射死，也没下马，便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一旁观望鲍叔等人的动静。鲍叔也以为小白死了，但既是陪他出国，应该负责到底，决定把他送回齐国，命人将小白的尸抬丢进行李车。他见管仲等人未加拦阻，才命大家上车，于是车队又缓缓地向前移动。管仲见鲍叔的车马已经去远，而且并无异样，这才放心地回去复命。护送公子纠的鲁军听说管仲已经射杀了公子小白，思想松懈了，一路停停走走，六天之后才进入齐国。

其实公子小白并没有死，是他的衣钩救了他一命。管仲骑在马上发箭，瞄准的部位偏低，没有射中胸口，而是射着腰部衣带上的铁钩。小白感到一阵剧痛，就势躺倒在地上。他知道管仲的为人，只要他装死不动，绝不会向他射第二箭。小白装死成功，命车马急速前进。小白回到临淄，被立为君，用鲍叔为相，并立即发兵迎击护送公子纠的鲁军。两军在乾时相遇，鲁军大败，公子纠等只好又逃回曲阜。

一个月以后，小白通过调整，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于是向鲁国下书，大意说：“公子纠，是我的兄弟，不忍下手，请你们代劳吧。召忽与管仲，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我要亲手将他们作成肉酱，请一定给我活的。否则，大军围鲁。”鲁国的军事实力远不如齐国，自然怕大军包围，只好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管仲心中有数，因为他与小白虽有一箭之仇，但毕竟还有不杀之恩，而且他的朋友鲍叔一定会举荐他，请求把他送回齐国。管仲不愧是大政治家，料事深远。小白之所以说得如此严重，甚至以大军围鲁相

威胁，就是怕鲁国伤了管仲。

这次的权力角逐，以公子小白的胜利和公子纠的失败而宣告结束。于是中国历史上便有了最先称霸的齐桓公。但如果不是管仲一时失误，公子纠作了国君，同样以管仲为相，情况又会如何呢？委实难说。对此，历来史家也有过直接、间接的估评，如著名史评家苏辙说：“夫子纠、小白争国，未知孰宜为君也。”未知孰宜为君就是不知道谁更适合作国君。所以说古来帝王并不是非某人莫属，只是因为各种原因被某人占去罢了。

在历史上诸多帝王中，特别是在诸多好生不得好死的帝王中，齐桓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不仅轰轰烈烈地做了几十年国君，而且最后还结交了这样一位知心体贴的侍女，临死前毕竟还知道了自己何以会死，何以会这样死，总算是死了个明白。然而他又不幸的。自从那位好心的侍女看了他最后一眼之后，一连六十七天再没有第二个人看过第二眼。好在自古帝王的寝宫都是神秘的深宫，离人甚远，可以让他自生自灭。齐桓公死时正是俗话说的“十月小阳春”天气，气温仍然很高。于是他的尸体很快就腐烂在床上，蛆群从被子里爬了出来，爬到床上，爬到地上，然后又通过门缝爬上过道，往日戒备森严的君王寝宫如今成了蛆的王国。惜墨如金的史学家用五个字作了绝好的描写：“尸虫出于户。”

“尸虫出于户”，是因为死后无人料理的结果。其实人是有的，不过他们没有时间来料理。严格说来，时间也是有的，不过他们还有比料理桓公后事更为重要的事需要料理，这就是权力的分配。什么事情都是愈大愈难办，分配也一样。最难分配的一是过大的权力，二是过多的财富。齐桓公在位几十年，权力与财富都大，其分配也就更难了。还是常之巫想得周到，决定提前让桓

公离开人间，以利于权力的分配。

其实常之巫也有他的难处，他之所以设此毒计，主要是受他人之托，甚至是受他人之逼，这个托他、逼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相好、长公子无亏的母亲、齐桓公六大“如夫人”之首的大卫姑娘。大卫姑娘是一位很有心计的女性，更是一位富有权力欲而不甘寂寞的女性。她为齐桓公生下了第一个儿子，满以为能够更多地得到桓公的宠幸，自己的儿子也一定能立为太子。无奈桓公只贪图她的美色，并不以她的儿子为意，给她的仍然是六分秋色之一。她当然不能满足。接着，小卫姑娘、郑姑娘、葛姑娘、密姑娘、宋姑娘的儿子又接踵而来，而桓公每新添一位公子，就等于在她大卫姑娘的天平上减去了一份令她痛心的重量，她当然不能容忍。她愈来愈感到一种无形的威胁，感到她和她的儿子有被排挤出这个核心圈子的危险，于是她开始了如何自救的构思：在桓公身上她已经不能有新的办法了，因为她能施展的手段其他几位姑娘也同样可以施展，于是开始考虑桓公周围的人。通过观察，她发现在思想感情上和桓公最接近的是竖刁，决定先从竖刁下手。用什么东西作为诱饵呢？女人天赋的资本自然是自己的美色，可竖刁又是个宦者。于是改用钱财。钱财虽然是身外之物，但世上绝大多数人是不拒绝的，更何况是有名的小人竖刁？显然，钱能通神，竖刁的感情开始向自己倾斜了。大卫姑娘十分清楚，要为儿子争得太子位置是不容易的，为了加强保险系数，她选定了第二个突破点，那就是表面上温文尔雅的常之巫。常之巫不是宦者，正好动之以色，于是两人如胶似漆，很快就难分难舍了。大卫姑娘借助竖刁和常之巫的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娇求嗔讨，桓公果然推翻了当日与管仲一起委托宋襄公立郑姑娘儿子姜昭为太子的原议，同意立大卫姑娘儿子无亏为太子。无奈桓公

自己是个权力迷，老想着自己作国君，压根儿不想立太子，所以虽然同意立无亏为太子又不明确宣布。至于当年立姜昭为太子，也是出于舆论的压力，特别是受了管仲解“三难”<sup>①</sup>的启示，并非他的本意。殊不知这样一来，事情复杂了，矛盾激化了，原议的太子姜昭母子怕废，后来同意立的太子无亏母子怕不能立，其他三位公子既怕姜昭不废，又怕无亏得立，而所有的担心和害怕又全都是因为桓公，这样桓公也就不得不死了。当然，桓公一死，不等于姜昭能废，也不等于无亏能立，更不等于其他三公子能立，但那样他们就可以“平等竞争”，因为每一股势力都相信自己的强大，而视对立的一方为不堪一击的懦夫。这就是他们明知桓公未死而异口同声地说已死的原因所在，也是桓公最后的悲剧所在。

就在常之巫宣布桓公已死而实际未死的几天内，宫内正进行紧张的角逐，斗争的形式由文而武，由缓而急，由局部而全面。开始，由竖刁召集，五夫人、五公子及易牙、开方、常之巫等人参加，讨论立谁为君的问题。大卫姑娘因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子都居长，首先发言，说无亏是老大，而且桓公生前又答应过，根据立长立嫡的原则，自然当立无亏。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郑姑娘就站出来反对，说桓公生前立无亏，并无此事，她从来没有听桓公说过，纯粹是无亏母子编造的谎言。只有他的儿子阿昭，不仅已经公开宣布立为太子，而且由桓公和仲父一起委托过宋襄公，所以只有立阿昭才是天经地义。其他三位夫人和公子因为没有正当的理由，不好超越曾经明确过的两位而立自己，因而采取沉默的态度，但他们都希望无亏与阿昭趁早分个高低，最好两败俱伤，然

<sup>①</sup>《韩非子》：“人有设桓公难者，曰：‘一难，二难，三难，何也？’桓公不能对，以告管仲。管仲对曰：‘一难，近仇而远士；二难，去其国而数之海；三难，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择日而庙礼太子。”

后才有可能轮到自己。于是无亏母子与阿昭母子对阵，在齐宫的议事厅里大闹了起来。

会议既然不能解决，就只能靠会外进行了。当天晚上，竖刁、常之巫和无亏母子商量，认为继续讨论不可能有结果，阿昭母子绝不会相让。唯一的办法只有武力解决，除掉阿昭母子，然后立无亏为国君。商议妥当，决定由竖刁组织力量，于第二天晚上向阿昭母子发起进攻。在他们看来，阿昭母子不过是孤儿寡母，加上几个亲信和门卫，力量非常有限，不出半个时辰就可大功告成。

就在竖刁、常之巫及无亏母子进行密商的同时，在阿昭母子的住处也在进行着紧张的讨论。原来多数朝廷官员都站在阿昭母子一边，因为立姜昭为太子是桓公和仲父在世时议定的。桓公虽然后来又答应过立无亏，但遗言应该从“治命”，而不能从“乱命”。况且，立无亏主要是竖刁、常之巫的主意，这两人心术不正，一旦无亏被立为君，他两人不知要干出多少罪恶勾当。他们估计到竖刁会采取暴力行动，所以主动为阿昭母子出谋划策，设下伏兵，来一个守株待兔。

第二天晚上三更过后，一队手执短刀的壮汉借着朦胧的月色，悄悄地来到姜昭母子寝宫的大门前。大门像往常一样地紧闭，寂无声响。事先商议好了的高手纵身上房，轻轻打开大门，人们一拥而入。一重二重三重，都如法炮制。眼看到了阿昭母子最里层的内院。正待动手，但听得一声呐喊，院子里伏兵四出，把来人团团围在核心，除了少数几个进在最后、跑得最先的胆小命长者外，其他或作无头之鬼，或成阶下之囚，竖刁、常之巫的第一个回合遭到了惨败。

阿昭母子及其支持者们毕竟是文多武少，虽然获得了初战

的胜利，但不知主动出击，趁竖刁们尚无大战的思想准备将他们除掉，以致错过了时机。竖刁们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进一步组织力量，接二连三地进行攻击。于是战局逐步扩大，由隐蔽到公开，由黑夜到白天，由一方出击到双方都主动出击，森严的深宫禁院成了可怕的血腥战场。

两公子的争夺越战越酣，其他三位公子从中得到了启示：如想作国君，非武力不可。于是都在偷偷地组织力量，以备不时之需。至此，五公子的五股政治势力竟形成了五个独立的军事集团，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在为别人的权力斗争卖命。

两公子的战争持续了两个半月，最后还是心狠手辣的竖刁、常之巫战胜了朝臣们支持的阿昭母子。阿昭母子逃往宋国。竖刁尽杀了支持阿昭的朝臣，然后立无亏为齐国国君。无亏立，然后才派人将桓公的尸体敛入棺材。此时已是严冬，所谓的“尸虫”都已冻死，人们在桓公的卧榻上看到的已经是一付干干净净的枯骨了。

公子昭逃到宋国，向宋襄公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宋襄公正想继齐桓公称霸，苦于没有盟会诸侯的理由，不想公子昭为自己送来了绝好的题目。当即答应出兵，送公子昭回齐国为君。

宋襄公要扶立公子昭，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义不容辞的，因为他曾经亲口许诺过桓公和管仲。凭宋襄公当时的力量，在齐国新丧加内乱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单独行动解决问题的，但他为了要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一面照会各诸侯，宣布无亏违抗父命，篡位窃国，要求各国出兵，一面向齐国发出通牒，说来年春天他将亲帅诸侯联军对齐国进行讨伐。

通牒送到临淄，引起了齐国朝野的空前震动。支持和同情公子昭的，深受鼓舞，觉得这回有了希望。无亏及竖刁等人考虑要

对付诸侯联军，思想上不无紧张。但更多的人害怕战争，担心诸侯联军入境，玉石俱焚，自己受到损害。民心背向从来都是决定政治发展方向的基本力量，公元前 642 年三月，支持公子昭的势力杀了无亏以及他的帮凶竖刁、常之巫等人，准备迎立公子昭为国君。

无亏被杀，首恶已除，齐国又同意立公子昭为国君，照理，宋、齐间的这场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了。然而这时几位公子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姜元等三公子认为由宋襄公派兵扶立姜昭将对他们不利，于是又和无亏的余党联合起来，外面依靠狄人的支持，坚决拒绝姜昭回国。宋襄公统诸侯联军伐齐。这年五月，联军与四公子的联合部队战于齐国的甗（在今山东历城县西），四公子战败，宋襄公立公子昭为齐君，是为齐孝公。孝公元年（公元前 642 年）八月，在孝公的主持下开始办理桓公的丧事，齐桓公的棺木才得以入土，这时距他去世已经十个月了。

齐桓公虽然迟葬了十个月，但葬礼却很隆重，孝公姜昭为了显示自己对父亲的孝，尽量把丧事办得热闹。晋代永嘉年间，有人挖掘了齐桓公的墓穴（墓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的牛山，又名鼎足山），棺材被泡在一个很大的水银池里，池边放着珠宝、金银、绉绢、兵器和各种衣物，仅金蚕就有好几十薄。这些物件外面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人的骨骼，明显是用了许多活人殉葬的。齐孝公用活泼泼的生命去陪葬一具枯骨，以补偿他们亲手制造这具枯骨孽债，其起因和条件都是因为权力。

齐孝公姜昭在位十年，于公元前 633 年病死。卫公子开方杀了孝公的儿子，立葛姑娘的儿子姜潘为齐君，是为齐昭公。

在争立的五公子中，最有头脑、最有办法的要算密姑娘的儿子公子商人了。他从他的哥哥无亏那里总结了经验教训，单凭少